



江花

· 读书台 10

【镇江书香】

此情可待成追忆

——《平凡的世界》读后感

■ 文/张凌云

这个暑假，三读了路遥先生的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。相比于前两次，心情平静了许多，因此也读得断断续续。但是当读完合卷的时候，心中依然充满了慨叹，因为这是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一本书。

记得第一次接触路遥先生的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，是从广播里，那是上世纪90年代，那时的我才20岁，刚刚从学校毕业不久，单身一人借住在单位的一间小屋里，每天下班后都有一段漫长而无聊的时光，广播便成了我借以消遣的最佳工具。

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，那是每天傍晚的7点20分，我快速地忙完了手头上的事情，然后早早地静候在收音机前，等候那个女声播报“现在是长篇作品连续广播时间”那激动人心的一刻的到来。当李野墨老师的声音出现的一刹那，我的心几乎都在颤抖。那种感觉不知有没有人能够体会。

李野墨老师讲得真好，声情并茂，声音仿佛有魔力，让人随着电波忽而欢笑，忽而叹息，忽而流泪。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其中的一段：孙少平的好友金波每天傍晚爬上村后的山坡，面对着北方一遍又一遍地唱着“在那遥远的地方，有位好姑娘……”直到唱得自己泪流

满面。李野墨老师一边说着，一边唱着，我已听得泣不成声。

某一个时刻，我觉得孙少平就像是我自己，有着农村少年的敏感和自卑，也有着对外面世界的单纯的向往，总想着走出去，不管是哪里，只要能够挣脱束缚，脱离父母长辈所安排好的生活，离开自己既定的轨道，去寻找另一段人生。哪怕一无所有也不怕，哪怕跌得头破血流也甘愿。可是我毕竟没有少平的勇敢与坚韧，只能从少平身上，寻找一种精神的寄托，来慰藉自己那颗年轻而悸动的心。

而双水村中的那些村民：孙玉厚、田福堂、金俊武、田二……他们就像是我身边的那些父老乡亲，在保守而贫瘠的日子里像牛一样沉默而隐忍，在希望来临之时却又如同蜗牛一样胆小而迟疑——他们，就是中国农民的缩影，让人尊敬，让人同情，又让人怜惜。

还有少安和润叶的爱情，有着保尔和冬妮娅式的纯洁与美好，但家境的悬殊与命运的捉弄，终究使他们无缘相守。还有郝红梅和润生，两个失意落寞的人，在命运的安排下，终于渐渐地走到了一起。而少平和田晓霞，两个人虽然门不当户不对，但二人心意相通，是一场双向奔赴的爱情，是那样的

鼓舞人心。但是随着田晓霞的牺牲，这场爱注定不能圆满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，世界才刚刚在我们那代年轻人面前揭开它神秘的面纱，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刚刚开始，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碰撞使得矛盾日益突出，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走出校园的年轻人来说，世界是什么，人生是什么，理想是什么，自由又是什么，好像一切都在明明灭灭中闪烁，却又无法让人看清。

在《平凡的世界》里，那些人、那些事，是那样的让我们感到熟悉和亲切，如同我们自己。在他们的身上，我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灵魂中的冲撞，体验到了另外一种人生，在飘飘荡荡、曲曲折折地前行，然后彼此不期而遇。正是这部小说，它影响了我们那一代年轻人的价值观，开启了我们的人生和世界的思考。

一切都是那样的哀愁，一切都都是那样温柔；一切都是那样的苦痛，一切都都是那样的快意。我就这样时而在李野墨老师的声音里沉浮，时而在人物的命运中叹息。随着小说情节的推进，我有一种患得患失的心理，既想快快听完后面的故事，又害怕它的结束。就好像是一对亲密恋人，总是担忧分离的那一天。

小说播讲结束的那一天终于到来，李野墨老师的声音戛然而止的那一刻，我的世界似乎冰冻了，心里空落落的，说不出来的滋味。甚至于第二天，同样的时间，我仍旧准时打开收音机，希望能发生奇迹。

后来一直寻找这本书，然而市场上一直都没有。多少年后才知道，当年路遥先生的这本书尚未完结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已开播。幸好，一年后我终于买到了这部书，我手不释卷，一口气读完它，然后轻轻地叹了一口气，仿佛完成了一场仪式。

如今那一套三本，依然安放在我的书架上，暗绿色的封面，印着“平凡的世界”五个白色的黑体字，平凡朴素得就像它的名字，纸张已发黄变脆，它们陪着我走过了青年、中年，还有即将到来的老年。

如今，时光已过去了三十多年，世界已彻底改变了它的模样。收音机已变成了手机，平房的那扇小窗已变成了高楼公寓里的落地窗，窗前的少女已生华发，笑容不再年轻，但唯一不变的是当年的那份情怀。

最让人扼腕的是，路遥先生在1992年11月17日病逝，年仅42岁。

最好的作品，最好的年华，我在最好的时光里遇见了你，那一刻，刻骨铭心。

【炉边书话】

“旧锻坊题题题”之二

■ 文/卢伟庆

打开“旧锻坊题题题”书籍，每每觉得有话想说。比如“邵燕祥卷”，一看目录就有四百页纸，谈及作品百余部。邵燕祥13岁发表杂文《由口舌说起》，中间“出现断档”停笔，写了大几十年，写出这么多著作；对照下，笔者近年陆续购得的邵先生著作只在十部左右，距离集齐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，而买书比写书容易得多——差距不是一般的。

书中第一辑“诗集”加第二辑“诗评诗话集”，写到近三十本书，手头暂时一本也无，且欣赏书的封面设计，再读相应的书话文字。1951年8月，邵先生第一本书《歌唱北京城》出版；1993年1月，《七家诗选》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，七位诗人为艾青、蔡其矫、流沙河、邵燕祥、陈明远、傅天琳和舒婷。到第三辑“人生实录”和第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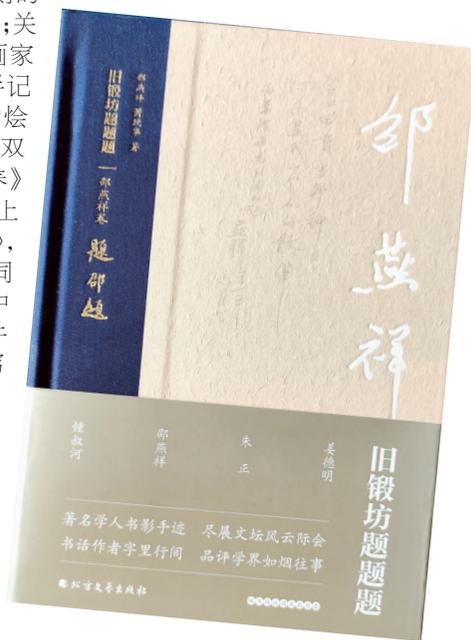
四辑“杂文随笔集”，遇见熟悉的、读过的书，如《沉船》《邵燕祥自述》《一个戴灰帽子的人》《我死过，我幸存，我作证》《小蜂房随笔》《夜读札记》《画善》《柔日读史》《坐看云起时》等——仍是很少的。淡淡印在封面上的一句“今日回首，当年种种何止是我一个人的败笔”，即题于《人生败笔》一书扉页；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出的《蜜和刺》，“这是我平生第一本杂文集，虽只印了二千册，对我却是颇值得纪念的”。《无聊才写书》一文中了解到，邵先生“十分乐意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文字”，有一点感动，有一点欣慰。

《真假荒诞》列入“中国当代著名杂文家漫画家幽默小品”丛书，丛书名为“璧合”。书前“邵题”开头：“我的‘文配画’的书，出过三本，这是一本，最

早的；后来出过《审丑》；还有《邵燕祥诗抄·打油诗》中附刊的我为丁聪、方唐二家多幅漫画配的诗，只能算半本吧。”上孔网搜索“璧合丛书”，一本未见，原因或为封面篆刻的“璧合”两字辨认有难度；关键字换成“杂文家漫画家幽默小品”，有了，顺手记下几本书，有韩羽《杂烩集》，陈四益、丁聪《绘图双百喻》，方成《高价营养》等。再回到线下找，架上找出姜德明《闲人闲文》，马得《画碟余墨》和詹同《祝君长寿》三本。其中《祝君长寿》封面包好牛皮纸，用纤秀大楷笔写上书名，一阵嘤瑟：嗯，练掉一百张纸，字体就有点像弘一法师了。

将要寻觅的著作尚有《邵燕祥文抄》，分

《史外说史》《人间说人》和《梦边说梦》三卷；还有一册山东画报社的《乱花浅草》，因为《乱花浅草》“用纸甚佳，封面设计并用色素雅”。



《旧锻坊题题题·邵燕祥卷》邵燕祥 萧跃华 著，董宁文 主编，北方文艺出版社
2017年4月1版1印，定价48元。